

### 堅持就很好

世事紛紜，空有理想。勤加練習，堅持就好。

以上一十六字，是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兩條狀態。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段所發，按說原本是沒有關係的，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時，又好像互為因果，由後者破解了前者所設的局。

世事紛紜，空有理想——這是生活中大多數人在經歷現實的考驗後懷藏的想法。每個人生來有夢，有理想，但這美好的理想常常被殘酷的現實打敗，成為人們的無奈。一次，兩次，三次，無奈的次數多了，就有了抱怨。而抱怨除了將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別無用處。

現實與理想之間之所以會出現差距，有很多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個人的不努力，也有可能是因為目標本就不太合理，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因為未來有着太多的不確



定性：你計劃出行計劃了一個月甚至一年，誰知臨出發時剛好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你計劃與許久不見的老朋友小聚計劃了小半年，誰知單位偏偏在那天要求加班……計劃總是被變化打亂，這種落差教人無奈，更令人懊惱。

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會變成什麼模樣，為此我們深感茫然。可是，茫然並不能給我們帶來什麼，相較而言，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堅持。古語有雲：“鍥而不舍，金石可鏤。”雖然堅持之後我們也未必一定能看到希望，但不堅持就會連那看到希望的半分希望都沒有。

人生就像一條線，起起伏伏，停停畫畫。就算我們走得再小心，也不可能把人生的軌跡變成一條標準的直線，這固然是一種遺憾，但同時又未嘗不是一件幸事。有高潮，有低谷，有雲淡風輕，還有放空，這才是生活的真實面貌。無論它給我們以打擊，還是鼓勵，只要堅持下去，哪怕歪歪扭扭，這條線依舊是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軌跡。

作者 潘玉毅：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金橋新村

### 難得的機遇

老趙在當地被稱為人精，卻萬萬沒想到經營了幾十年的早點店突然被取締了。

早點店位居小鎮鬧市區，地段好，他的廚藝也不錯，還有好幾位親戚和同學在小鎮中干着有職有權的工作，再加上他善於營造關係網，當其他早點店經常性的不是被取締，就是被罰款，或者被停業整頓，唯獨他的早點店經歷過無數次的“明察暗訪”，卻絲毫無損，每次都“順利”地通過檢查，這又變相的幫他做了廣告宣傳，進一步提高了小店的聲譽，所以他的生意不僅紅紅火火，而且利潤非常可觀，靠賣早點，他供兩個孩子上了大學，還在城里買了兩套房子，正當小店生意如日中天時，一次意外打出了他做早點生意的原形。

那天早晨，天空中飄着淅淅瀝瀝的小雨，街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但他的小店內卻川流不息，人來人往，八點鐘過後，一位衣着乾淨但非常樸素，長相瘦瘦像個農民的普通中年男人和一位長着娃娃臉、像個學生模樣的青年男子，一前一後走進小店，他們沒有挨着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不像是同路人，中年男子進店對老趙說：“幫我來四個小包子，一碗稀飯！”

青年男子說：“幫我煮一碗餃子！”

“好咧！”老趙動作麻利的將小包子和稀飯端到中年男人面前，客人邊吃邊環顧小店，漫不經心地吃了一個，吃第二個時，突然愣住了，放下手中的筷子，對老趙喊道：“老闆，你來一下！”

老趙放下手中的活兒，跑到客人面前卑賤地討好：“啥事？”

“你看看！”客人將包子遞到老趙面前。老趙看了看，不以為然地笑着說：“這點小事，也值得大驚小怪？”

客人卻不依不饒：“包子里出現了蚊子，還算小事？”

老趙接過包子，舉起來對其他客人說：“今天早晨，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客人，都沒吃到

蚊子，您今天的機遇也太差了！”其他顧客聽了老趙的話，望着中年男人哈哈大笑起來，等大伙兒笑過之後，客人從老趙手中討回包子，剛纔還一臉嚴肅的面容，突然放聲大笑起來，而且那位青年男人也跟着笑起來了，笑得其他人莫名其妙，笑得老趙摸不着頭腦，他結結巴巴地問道：“您，您笑什麼？”

“不是我機遇差，而是我們機遇太好了！”客人收住笑臉，嚴肅地說。

“您吃到蚊子了，機遇還、還好！”老趙笑眯眯地問道。

青年男人和中年男人同時掏出證件遞到老趙面前，中年男人說：“我們接到多位群眾舉報，反映您的早點店存在嚴重的衛生安全問題，而且還大量使用劣質過期的麥面、地溝油……”

老趙打開證件，上面豁然寫着：“食品安全監督局！”幾個大字，他合上證件，不敢繼續看下去了，雙腿發軟，身子發抖，哆哆嗦嗦地回答：“他們都是，他們都是胡說八道！”

“本以為今天到你小店來，不容易取到證據，沒想到現在鐵證如山！”中年客人拿着包子，笑着問老趙：“您說我們今天的機遇好不好？”

作者 董建華：湖北秭歸二中



### 一家人

秘書走進總經理辦公室說：“許總，何其凡剛纔打來電話，說今天頭疼得厲害，要請一天病假。他讓我轉告你”。

“知道了”。許總說完就放下手中的急件，急急地走出辦公室，開着他的桑塔納向何其凡家奔去。

何其凡妻子姓許。年輕時，何其凡在縣城里工作，妻子在鄉下獨自撫養着兒子，兒子與母親感情深，隨母親姓許。許總其實就是何其凡的兒子。

許總大學畢業時，在省城開了家裝璜公司。幾年間，公司發展到近百人的規模。許總也在省城購了房，買了車。今年年初，又給父親買了套兩室一廳的樓房，把父親從縣城接到省城，還把鄉下的母親接到父親身邊，讓雙親團聚。何其凡退休後不肯閒着，就到了許總的公司里打雜，說得好聽些，就是打工。

在公司里，誰也不曉得他們是父子關係。何其凡雖然年老，但臟活重活搶着干，從不計較報酬的高低。其他員工加班不加薪就鬧情緒，可只要與何其凡一比，心里就平衡多了。

在公司里，許總也不把何其凡當父親看，使喚他比使喚其他員工還要勤。一些年輕的員工稱何其凡為何老，許總卻直呼其名。若是哪樣工作沒有做到位，許總就當眾數落。而何其凡卻毫無怨言，左一個是，右一個是，唯命是從，從不頂撞半句。久而久之，也就和其



他員工一樣，和兒子說話總帶七分敬畏，那架勢，就像老鼠見了貓似的。不到萬不得已，十天半月也難說上一句話，就是請假，也不直接找許總，只是讓辦公室的秘書轉告許總一下。

不一會兒，許總就到了何其凡的家。父親何其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像等待救星似的等待着兒子的到來。原來是母親頭疼，疼了片刻工夫便不省人事。許總連忙蹲到母親身邊，讓父親把母親扶到背上，想把母親背下樓

去，可上了年紀的何其凡怎么也扶不起母親。父子倆只好換個位置，許總把母親扶到了父親的背上，可何其凡使出吃奶的勁頭，也沒能背得起來。後來又一人架着一只胳膊，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往下挪。從三樓挪進轎車里，磕磕絆絆，花了半個多小時，直把父子倆累得喘不過氣來。忙亂中，忘了打110向警察求助，也忘了打999讓醫院急救。

許總把母親送到醫院，才知母親患的是急性腦溢血。因搶救不及時，當天就離開了人世。

痛定思痛，許總想到下樓時耽擱的時間，就抱怨父親說：“為什麼不叫我從公司帶幾個人來？”

何其凡聲淚俱下地望着兒子：“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員工，有啥資格讓許總帶幾個人來？！”

作者 魏鵬：江蘇作協會員，在多種報刊雜誌發表詩歌、散文、小說，有作品獲獎並收入多種選集。

### 我想你們了

張偉的肚子餓得咕咕亂叫。從網吧走出來，已是深夜11點了。空曠的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轉角處一家燒烤店還亮着燈。

“老闆，幫我烤個鷄腿。”張偉捂着肚子說。賣燒烤的是一對中年夫婦，大約50歲左右，看着他們有些佝僂的身影，張偉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這個時候不知父母是否收攤了？

想起父母在老家那個偏仄的小鎮，每天擺水果攤都要擺到很晚。而自己當年又不懂事，沒有好好學習，高考自然也就沒有考好，最後只能填報到現在這個偏遠城市的大學。

張偉想起自己好久沒有給父母打電話了。於是，他撥通了父親的手機：“爸，你們現在收攤了嗎？”

“偉，我和你媽剛收攤，怎麼這麼晚給我們打電話？有什麼事嗎？”父親問。

“沒，沒啥事兒，就想給你們打個電話，問問你們在干嘛。”

電話那頭突然傳來母親的聲音：“偉啊！這麼晚怎麼還沒睡？聽說你們那兒降溫了，是不是要衣服啊？媽明天就給你寄過去……”

“沒事兒，我這兒衣服不缺，你就別操心了。我就是想你們了！你們早點回家，我挂了！”張偉說。

第二天早上，張偉一覺醒來，打開手機，發現有一條父親發來的短信：兒子，我剛往你銀行卡里匯了5000塊錢。你有什么難事兒，千萬要告訴我們，可別不好意思說啊！在外面

一定不要虧了自己。張偉想了半天，才想起上一次給父母打電話，距今已經過去兩個多月了，而那一次毫無例外，是因為生活費不夠向父母開口要錢！

作者 李瑞志：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武漢工程科技學院。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武漢市江夏作家協會會員，《高校文學》雜誌編委。



### 重要啟事

伊利華報自開辦《華報讀者》專欄以來，免費刊登來自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學愛好者給本報投稿自己原創的各種文學作品，深受讀者的好評，同時也給文章的作者提供了一個在世界範圍內發表自己的作品和相互交流的平台。但近期以來，幾乎所有的作者開始向本報索要刊登他們作品的稿費。由於本報為免費報紙，很難承擔向投稿人支付稿費，故此決定從下一期開始取消這個版面而改登其他內容，特此通知

我有個小我兩歲的妹妹。她雖然顯得很文靜，在飲酒方面卻比我更豪爽。但妹妹每次表現豪爽，一般在款待領導、村幹部會餐及重要的聚會較為突出，平常待客或做客，妹妹區別于我的是滴酒不沾，而且比我會以讓人心服口服的理由離開酒宴。

1997年，我還在《中國食品質量報·美食周刊》編輯部擔任編輯時，已擔任村主任的妹妹，有幾次因陪檢査工作的領導喝臥下了。但妹妹與領導暢飲，當然有她的理由：一是為答謝領導對她的工和的支持、理解與關心；二是為給遠道而來的領導感受一下同鄉人的酒俗；三是自己是一村之長，理應代表幾百位村民陪領導喝個痛快。

就我“少喝點不行嗎？”這個問題，妹妹的回答，讓我深深地感到她是個重“情”的人：我是醉了幾回酒。但我每次豪爽都為情，即人之常情、感謝之情、友誼之情、同事之情。一個人，沒有這些情或者離開這些情，那他（她）就只剩下人的軀殼了。

談到飲酒過量，對人有害的話題時，我妹妹的答復，也讓我啞口無言：這個年代啊！就是不同。有些事情，有些關係，本來只要互相溝通或協調一下就可以了。如今，酒宴上妥協事情，融洽關係已成了一種規律，我捨不得命陪君子嗎？有些事情、有些關係，如果沒有搞好，你根本無法在社會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時，你會感覺自己比得某種疾病更加難

受。難道我還能在乎自己是否飲酒過量嗎？聽了妹妹的話，我又感覺到妹妹“每次豪爽都為情”都帶有一種無奈，甚至似乎看到妹妹在一種無形的掙扎中為她的領導表現豪爽。

今年1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妹妹中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十幾個人，在她的家裏聚會。面對這些分別近二十年的同學，我妹妹十分高興，並為她的同學準備最好的菜，最好的酒。

晚餐開始時，我替妹妹給她的同學斟上醇香的米酒。當妹妹端來最後一道菜放到桌子上時，妹妹用鼻子聞了聞杯子里的酒，便以命令式的語氣對我說：哥，把這些酒都倒回酒壇里。接着，妹妹便去廚房里提來一箱沱牌大麵放到我身旁，並示意我給大家斟上。

酒席上的酒杯雖然大小不一，但斟的都是35度的沱牌。正當大家對這種白酒表示喝不慣時，我妹妹那雙被風雨和陽光染黑的手，拿着酒杯站了起來：我們分別了這麼多年，在家還惦記着我，我今晚十分高興！遺憾的是，寒舍沒有什麼好酒好菜為大家接風洗塵。請大家原諒！為了我們的久別重逢，為了我們的友誼天長地久，我先干為敬！接着，妹妹便將一杯約有三兩多的沱牌大麵酒喝個杯底朝天。

我妹妹的同學吃驚了，妹妹的親戚吃驚了：她平常不喝酒啊，什麼時候練上這麼好的酒量？

“哥，給我倒酒。”我還在為妹妹的酒量感到驚喜時，妹妹已把酒杯遞到我面前。

妹妹接過我倒滿酒的杯子，“來，大家難得這麼痛快，都把杯子里的酒喝干了！”言畢，妹妹又把酒杯里的酒一飲而盡。

妹妹的同學，你看我，我看你，又看了杯子里的酒，幾乎都表示不能狂飲。我妹妹拿着空杯子在大家面前晃了晃，“我連干了兩杯，怎麼？這點酒都不敢喝干？太不夠意思了！來，干！干！”

“要干可以，但必須換啤酒。否則，我無法陪大家了。”妹妹那個當過班長的女同學說。

我妹妹沉默了一會兒，說：可以。但能喝白酒的儘量喝白酒。

初中時心儀我妹妹的那位先生說：紅，我沒想到你有這麼好的酒量，變得這

麼豪爽。“你過獎了。但是，我這麼豪爽都為情！也就是說，為了我們的同學之情，友誼之情。”大家聽了妹妹的話，感動了，相繼端起酒杯把酒喝了。

妹妹所表現的豪爽，有理、有情、有義。但是，妹妹的胃病不是豪爽惹來的嗎？妹妹啊，你是不是該讓豪爽退休了？

作者 何彬：侗族 澳門作家協會名譽會員、湖南省詩歌學會會員、世界作家協會會員

